

目錄

序言 / 001

第一章 第四次思想崛起

- 一、西方思想危機及其根源 / 022
- 二、中國也呼籲思想的再次崛起 / 029
- 三、中國的第四次思想崛起 / 035
- 四、結論 / 038

第二章 如何構建學術、學科和話語三大體系

- 一、為什麼要構建三大體系 / 043
- 二、學術、學科、話語三大體系及其關聯 / 045
- 三、中國知識界的短板 / 048
- 四、知識體系主體地位缺失的九大現象 / 060
- 五、知識界對西方知識體系的依附 / 075
- 六、知識界對西方依附的弊端 / 081

- 七、西方學術、學科、話語體系構建經驗 / 088
- 八、中國傳統構建學術、學科和話語體系的經驗 / 092
- 九、文明自信與當代學術、學科和話語體系的構建 / 103
- 十、中國原創性學術體系的三大來源 / 113
- 十一、三大體系構建所需要的改革 / 135

第三章 AI 時代的開放思維

- 一、AI 時代的大國戰略博弈 / 148
- 二、中國會錯過 AI 時代嗎 / 151
- 三、AI 思維與開放 / 157
- 四、AI 及其現實的和可能的結果 / 163
- 五、AI 時代需要制度型開放 / 175

第四章 思維革命與知識體系構建

- 一、西方知識體系的認識論起源 / 191
- 二、自然法與知識體系的普遍性 / 224
- 三、社會科學知識體系與實踐的關聯 / 227
- 四、中國的認識論與知識體系 / 233
- 五、“自然法” vs. “社會自然法” / 242
- 六、“社會自然法” 與中國社會知識體系 / 249
- 七、結論：面向未來的思維轉型 / 255

第五章 AI 時代的大學改革和知識體系構建

一、大學的三個時代 / 262

二、大學面臨的挑戰 / 268

三、AI 與大學的未來 / 272

第六章 智庫建設與自主知識體系

一、美歐智庫中國研究的新動向 / 285

二、中國智庫現存的一些主要問題 / 299

三、中國智庫建設未來發展的幾點建議 / 303

參考文獻 / 313



序言

歡迎來到“美麗的新 AI 世界”！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也決定社會秩序。在漫長的傳統農業社會，社會秩序歷經數千年，但因為沒有革命性技術的產生，社會秩序只有量變，沒有質變。但自近代以來，技術革命不斷導致經濟革命，經濟革命不斷導致社會秩序的變遷——從工業社會秩序到後工業社會秩序，再到信息社會秩序。今天，人類開始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對經濟、社會、政治甚至國際政治的影響，越來越成為學術界和政策界的研究對象。無論是對人工智能技術本身的研究，還是對人工智能這一技術所產生的方方面面影響的研究已經成為顯學。

儘管人工智能依然處於急速發展過程之中，但人們的共識是人工智能在賦能社會的同時也威脅著傳統社會秩序。人工智能對勞動就業、稅收、社會公平等方面的影響已經引起人們廣泛的重視，但人工智能的“去智力化”功能還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當我們討論人工智能時代的知識構造或

者重建的時候，首先就必須重視“去智力化”這個問題。

人工智能是人類智力的產物，其崛起代表著人類智能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但是隨著人工智能深入社會的各個領域，其廣泛的應用在賦能人類的同時也在導致人類智力的衰變甚至衰落，因此這裏存在著一種我們稱之為“人工智殘”（artificial ignorance）的現象。較之人工智能所產生的其他各種不平等現象和問題，“人工智殘”對社會秩序的影響更為深刻。

這裏要討論的 AI，不是人們日常所說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而是“人工智殘”（artificial ignorance）。“人工智殘”指的是這樣一種今天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在人工智能時代，由於廣泛和毫無節制地使用（無論是主動使用還是被動使用）人工智能相關的工具（尤其是基於互聯網的各種社交媒體）所導致的人類自我智力傷害。這也不是人們日常所說的“智力障礙”（後簡稱“智障”），因為很多“智障”具有先天性，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質，人們對這部分不幸的同胞抱有同情心，也在不斷尋找智障的醫治方法。但“智殘”則是人為的，源自對工具的不當使用。儘管討論這一問題有些敏感，但鑒於其快速的發展勢頭及其對人類智力的巨大負面影響，人們還是需要直面這個問題，找到有效的糾正方法。這個問題很是複雜，這裏也只是提出來，進行一些初步的討論，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考。

讀者也容易發現這裏借用的是英國作家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著《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概念。筆者借用這個概念出自三個理由。

第一，儘管人工智能及其相關的工具已經迅速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各國也在千方百計地發展和使用這一技術，以期通過在這一技術領域佔據主導地位來主導下一波工業革命，但是對人類社會來說，這一技術還是一個新生事物，其給人類所帶來的無疑是一個“新世界”。

第二，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一書中探討的是技術應用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新技術的出現大多是人類使用理性的結果，其目的是為了影響人類社會。對人類來說，既要受惠於技術的進步，也要減少甚至避免技術對人類造成的負面影響。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筆者想借討論人工智能來更新和修正一下筆者本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對技術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筆者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多年來一直在觀察和研究技術對社會變遷的影響。很多年前，筆者出版了題為《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和社會》（*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一書，結合中國的案例，探討了互聯網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當時還處於博客時代，但互聯網已經對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儘管當時的互聯網

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也表現為正負兩方面，但筆者的結論還是比較樂觀，認為作為技術工具的互聯網具有普遍賦權的功能，既賦能政府，也賦能社會的各個群體。但是，至少就今天的現狀來說，需要修正普遍賦權這一觀點了。高科技發展到人工智能的階段，其賦權的能量的確越來越巨大，但賦權表現為絕對的不平等和不均衡，不僅表現在一國之內，更表現在國家之間。在一國之內，正如下文會分析到的，人工智能對國家、對公司、對個人的賦能極度失衡。對國家間來說，人工智能分佈在少數幾個大國，大多數國家並沒有能力擁有人工智能。

迄今，人工智能所造成的不平等主要聚焦在就業、收入、技術的可得性等方面。而筆者認為，儘管這些不平等存在且還會加劇，甚至已經成為人類揮之不去的噩夢，但從目前的發展趨勢而言，人工智能及其相關工具所產生的最大也是最具有危害性的不平等，是人類智慧上的不平等。這種智力上的不平等並不是人們日常所說的“技術不可得性”造成的。在研究高科技對社會影響的文獻中，一種普遍的觀點是，那些能夠得到這種高科技的社會群體可以享受高科技所能帶來的好處，而那些不能夠得到這種高科技的社會群體則難以得到高科技所能帶來的好處。但是，就人工智能及其工具對人類的智力的影響來說，結局是恰恰相反的，即是說，這種高科技越具有可得性，使用越是頻繁，使用者的智力受

到的損害和傷害就越大。

“人工智殘”是如何形成的？我們至少可以從兩種結構性因素來分析。

在第一個層面，我們可以分析一下人工智能時代高科技所呈現出來的結構性因素，以及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因素對社會群體所能構成的傷害。

簡單地說，人工智能時代高科技呈現四個特性。

第一，能力的高度集中性（highly concentrated），即人工智能的技術能力是高度集中的，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國的幾家大公司。就世界範圍內看，中美兩國擁有大多人工智能技術能力，其他國家也擁有一些，但不能和中美兩大國相比。再者，就中美兩國來說，美國擁有更多的技術能力（筆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經做過論述）。今天，儘管美國公司一直在宣揚中國在這個領域對美國公司構成了巨大的競爭壓力，但是無論從理論還是經驗層面看，人工智能領域有意義的競爭都發生在美國的幾家大公司之間，而非中美之間。再進一步，即使在中美兩國內部，人工智能技術的區域分佈也是少數幾個地區。在美國，最大量的人工智能技術分佈在兩個區域，一是西邊從加州硅谷到德克薩斯的狹長地帶，二是東北部的波士頓—紐約區域。在中國，主要分佈在三個區域，一是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深圳—廣州），二是長三角地區（蘇州—上海—杭州），三是北京地區（主要是科研）。